

第六卷

楊玉香

林景清，閩縣人。成化己亥冬，以鄉貢北上，歸過金陵。金陵楊玉香者，娼家女也。年十五，色藝絕群，性善讀書，不與俗人偶，獨居一室。貴游慕之，即千金不肯破顏。姊曰邵三，雖乏風貌，然亦一時之秀。景清與之狎，飲於瑤華之館，因題詩曰：

門巷深沉隔市喧，湘影裡篆浮煙。

人間自有瑤華館，何必還尋弱水船？

又曰：

珠翠行行間碧簪，羅裙淺淡映春衫。

空傳大令歌桃葉，爭似花前倚邵三。

明日，玉香偶過其館，見之，擊節歎賞。援筆而續曰：

一曲霓裳奏不成，強來別院聽瑤笙。

開覺道春風暖，滿壁淋漓白雪聲。

題甫畢，適景清外至，投筆而去。景清一見魂銷，堅持邵三而問。三曰：「吾妹也，彼且簡對不偶，詩書自娛，未易動也。」景清強之，乃與同至其居，穴壁潛窺，玉香方倚牀仁立，若有所思。頃之，命侍兒取琵琶作數曲。景清情不自禁，歸館以詩寄之，曰：

倚牀何事斂雙蛾？一曲琵琶帶恨歌。

我是江州舊司馬，青衫染得淚痕多。

玉香答之曰：

銷盡爐香獨掩門，琵琶聲斷月黃昏。

愁心正恐花相笑，不敢花前拭淚痕。

明日，景清以邵三為介，盛飾訪之。途中詩曰：

洞房終日醉流霞，閒卻東風一樹花。

問得細君心內允，雙雙攜手過鄰家。

既至，一見交歡，恨相知之晚也。景清詩曰：

高髻盤雲壓翠翹，春風並立海棠嬌。

銀箏象板花前醉，疑是東吳大小喬。

玉香詩曰：

前身儂是許飛瓊，女伴相攜下玉京。

解佩江乾贈交甫，畫屏涼夜共吹笙。

夜既闌，邵三避酒先歸。景清留宿軒中，則玉香真處女也。

景清詩曰：

十五盈盈窈窕娘，背人燈下御紅妝。

春風吹入芙蓉帳，一朵花枝壓眾芳。

玉香詩曰：

行雨行雲侍楚王，從前錯怪野鴛鴦。

守宮落盡鮮紅色，明日低頭出洞房。

居數月，景清將歸。玉香流涕曰：「妾雖娼家，身常不染。顧以陋質，幸侍清光。今君當歸，勢不得從。但誓潔身以待，令此軒無他人之跡。君異日幸一過妾也。」景清感其意，與之引臂盟約，期不相負。遂以「一清」名其軒，乃調《鷓鴣天》一闕留別，曰：

八字嬌娥恨不開，陽台今作望夫台。月方好處人相別，潮未平時僕已催。

聽囑咐，莫疑猜，蓬壺有路去還來。移移一樹垂絲柳，休傍他人門戶栽。

玉香亦以《鷓鴣天》答之，曰：

郎是閩南第一流，胸蟠星斗氣橫秋。新詞宛轉歌才畢，又逐征鴻下翠樓。

開錦纜，上蘭舟，見郎歡喜郎憂。妾心正似長江水，晝夜隨郎到福州。

景清遂訣別歸閩，音信不通者六年。

至乙巳冬，景清復攜書北上，舟泊白沙，忽於月中見一女子，甚美，獨行沙上，諦視之，乃玉香也。且驚且喜，問所從來。玉香曰：「自君別後，風枝南北，天各一方。魚水懸情，相思日切。是以買舟南下，期續舊好。不意於此邂逅耳。」景清喜出望外，遂與聯臂登舟，細敘疇昔。景清詩曰：

無意尋春恰遇春，一回見面一回新。

枕邊細說分移後，夜夜相思入夢頻。

玉香詩曰：

雁杳魚沉各一天，為君終日淚漣然。

孤篷今夜煙波外，重訴琵琶了宿緣。

吟畢，垂泣悲啼，不能自止。天將曙，遂不復見。景清疑懼累日。

及至金陵，首訪「一清」軒，門館寂然，惟邵三縞素出迎，泣謂景清曰：「自君去後，妹閉門謝客，杜絕音信。或有說君歸，

自誓。竟以思君之故，遂成沉疾，一月之前死矣。」景清聞之大駭，入臨其喪，拊棺號慟。是夜，獨宿軒中，吟詩曰：

往事淒涼似夢中，香奩人去玉台空。
傷心最是秦淮月，還對深閨燭影紅。
因徘徊不寐。惘惘間，見玉香從帳中出，歛良久，亦吟曰：
天上人間路不通，花鈿無主畫樓空。
從前為云為雨處，總是襄王曉夢中。
景清不覺失聲呼之，遂隱隱而沒云。

書仙傳

曹文姬，本長安娼女也。生四五歲，好文字戲，每一卷能通大義，人疑其夙習也。及笄，姿豔絕倫，尤工翰墨，自箋素外，至於羅綺窗戶，可書之處，必書之，日數千字，人號為「書仙」，筆法為關中第一。當時工部周郎中越，馬觀察端，一見而稱贊不已。家人教以絲竹官商，則曰：「此賤事，吾豈樂為之哉！惟墨池筆家，使吾老於此間足矣。」由是籍籍聲名，豪富之上，願輸金委玉求與偶者，不可勝計。女曰：「豈吾偶也。欲偶者，請先投詩，當自裁擇。」自是長篇短句，豔詞麗語日馳數百，女悉無意。

有岷江任生，客於長安，賦才敏捷，聞之喜曰：「吾得偶矣。」或問之，則曰：「鳳梧而魚躍淵，物有所歸耳。」遂投之詩曰：
玉皇殿上掌書仙，一點塵心謫九天。
莫怪濃香熏膩骨，霞衣曾惹御爐煙。

女得詩喜曰：「此真吾夫也。不然何以知吾行事耶？吾願妻之，幸勿他顧。」家人不能阻，遂以為偶。自此，春朝秋夕，夫婦相攜，微吟小酌，以盡一時之景。如是五年。因三月晦日，送春對飲。女題詩曰：

仙家無夏亦無秋，紅日清風滿翠樓。
況有碧霄歸路穩，可能同駕五雲遊？

吟畢，嗚咽泣下曰：「吾本上天司書仙人，以情愛謫居塵寰二紀。」謂任曰：「吾將歸，子可偕行乎？天上之樂，勝於人間，幸無疑焉。」俄聞仙樂飄空，異香滿室。家人驚異，共窺見朱衣吏持玉板朱書篆文，且曰：「李長吉新撰《玉樓記》就，天帝召汝寫碑，可速駕無緩。」家人曰：「李長吉，唐之詩人，迄今僅三百年，焉有此妖也！」女笑曰：「非爾等所知，人世三百年，仙家猶頃刻耳。」女與生易衣拜命，舉步騰空。雲霞燦燦，鸞鶴繚繞。於時觀者萬計。以其所居地為書仙里。

瑞卿

歐陽彬，衡山人。世為縣吏，至彬，特好學，工於詞賦。馬氏之有湖南也，彬將希其用，乃攜所著詣府。求見之禮，必先通名紙。有掌客吏，眾謂樊知客，好賄。陰使人謂彬曰：「足下之來，非徒然也，實欲顯族致身。而不以一物為贖，其可乎？」彬恥以賄進，竟不與。既而，樊氏怒，擲名紙於地曰：「豈使人之子乎？欲干謁王侯耶！」彬深恨之，因退而為詩曰：「無錢將乞樊知客，名紙生毛不為通。」因而落魄街市。歌姬酒徒，無所不狎。

有歌人瑞卿者，慕其才，遂延於家。瑞卿能歌，每歲武穆王生辰，必歌於筵上。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，又加武陵、岳陽是九州，彬作《九州歌》以授瑞卿，至時使歌之，實欲感動武穆。既而，竟不問。彬歎曰：「天下分裂之際，廝徒負養皆能自奮，我何負而至此耶！」計無所出。思欲竄入鄰道，但未有所向。居無何，聞西蜀圖綱將發，彬遂謀入蜀，且私謂瑞卿曰：「吾以干謁不遂，居於汝家，未嘗有倦色，其可輕棄乎！然土以功名為不朽，不於此時圖之，恐貽後悔，今恐他適，庶幾有成。勿以為念。」瑞卿曰：「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，然一旦不以妾自滯，割愛而去，得非功名之將至耶！妾誠異之。家財約婚，雖不豐，願分為半，以資路途。」彬亦不讓，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綱吏，求為駕船僕夫。綱吏許之。

既至蜀，遂獻《獨鯉朝天賦》，蜀王大悅，擢居清要，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，出為夔州節度使。既領夔州，穆王已薨，其子希范繼立。因致書於希范，敘疇昔入蜀之由，仍以衡宗族為托。希范得書大慚，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。遂與瑞卿偕老焉。

王翹兒

王翹兒者，故臨淄民家女也。自少鬻於娼家，冒其姓為馬，假母呼之曰「翹兒」。攜之來江南，教之吳，即善吳；教之彈胡琵琶，即善彈胡琵琶。翹兒貌不逾中色，而音吐激越，度曲婉轉，往往傾其座人。一時平康里中諸老妓皆從翹兒習新聲，竟不能過之也。然翹兒有至，惟雅不喜媚容。大腹賈賈多金賂翹兒，意稍不屬，輒不開明，或竟夕虛寢而罷，明日大腹賈恚而收金去。以是假母日窘，而數苔罵翹兒，翹兒愈益厭之。苦會有少年私金與翹兒者，遂以計脫假母，而自徙居海上，更稱王翠翹云。海上多文儒貴游，尤好以音律相賈重令。翹兒一啟齒，以為絕世無雙，爭豔惜之，以是翹兒之名滿江南。歲所得纏頭無算，乃翹兒更以施諸所善貧客，橐中一錢不留也。

久之，倭人寇江南，掠海上，焚其邑。翹兒竄走桐鄉，已而轉掠桐鄉，城陷，翹兒被虜。諸酋執以見其寨主徐海。徐海者，故越人，號明山和尚者是也。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婦女，訊之，知為翹兒。試之吳，及彈胡琵琶，以侍酒，絕愛幸之，尊為夫人。斥帳中諸姬羅拜，咸呼之為王夫人。翹兒既已用事，凡海一切計畫惟翹兒意指使。乃翹兒亦陽昵之，陰實幸其敗事，冀一歸國以老也。

會督府遣華老人檄召：海肯來降與之官。海怒而縛華老人將斬之。翹兒諫曰：「今日之勢在君，降不降何與來使也。親解華老人縛而厚與之金勞苦也。」華老人者，海上人也，翹兒故識之。而華老人亦私覬所謂王夫人者，心知為翹兒，不敢泄也。歸告督府曰：「賊未可圖也。第所幸幸玉夫人者，臣視之有外心，當借以礫賊耳。」督府曰：「善。」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降，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賄翹兒。翹兒日夜在帳中，從容言：「大事必不成，不如降也。江南苦兵久矣，降且得官，終身當共富貴。」海遂許。羅中書約降於督府。督府選日大整兵，佯稱逆降，比迫海寨。海信翹兒言，不為提備。督府急麾兵鼓噪而進，斬海首而生致翹兒，盡諸倭人殲焉。捷至，督府供張轅門，以饗諸參佐。令翹兒歌而遍行酒。諸參佐皆起，為督府壽。督府酒酣心動，亦握槊降階而與翹兒戲。夜深，席大亂，明日，督府頗悔夜來醉中事，而以翹兒功高，不忍殺之，乃以賜所謂永順酋長。翹兒既從永順酋長，去之錢塘舟中，輒悒悒不自得，歎曰：「明山遇我厚，我以國事誘殺之，殺一酋而更屬一酋，何面目生乎？」夜半投江死。

外史氏曰：「餘過海上，海上之縉紳先生，多能道翹兒死事，蓋得之華老人口云。昔李陵陷虜，欲乘匈奴之間為漢內應，迄無成立，潰其家聲，悲夫。翹兒以一賤娼，能審於順逆。身陷不測，竟滅賊以報國，誠偉烈矣！」

大史公曰：「禍之生由愛姬殖，則海之謂也。而翹之卒死以殉海，其或可附於墮樓之義也乎！」

王幼玉記

王氏名真姬，字仙才，小字幼玉。本京師人，隨父流落於衡州。女弟女兄三人，皆為名娼。而其顏色歌舞，角於倫輩之上，群妓亦不敢與之爭高下。幼玉又出於弟兄之上。所與往還，皆衣冠士大夫。捨此雖巨商富賈，不能動其意。夏公西游衡陽，郡侯開宴召之，公西曰：「聞衡陽有歌妓名王幼玉，妙歌舞，美顏色，孰是也？」郡侯張郎中紀，乃命幼玉出拜。公西見之，嗟吁曰：「使汝居東西二京，未必在名妓之下。反居於此，其名不得聞於天下。」因命左右取箋為詩，贈幼玉曰：

真宰無私心，萬物逞殊形。

嗟爾蘭蕙質，遠離幽谷青。

清風暗助秀，雨露濡其冷。

一朝居上苑，桃李讓芬馨。

由是益有光，但幼玉暇日，常幽豔愁寂，含芳未吐。人或詢之，則曰：「此道非吾志也。」

會東都人柳富，字潤卿，豪俊之士。幼玉一見曰：「茲我夫也。」富亦有意室之，然富方倦游，凡於風前月下，執手戀戀，兩不相舍。既久，其妹竊知之。一日，詬富以語曰：「子若復為向時事，吾不捨子，即訟子於官府。」富從是不復往。一日，遇幼玉江上。幼玉泣曰：「過非我造也，君宜以理推之。異時幸有終身之約，無為今日之恨。」相飲於江上。幼玉云：「吾之骨，異日當附子之先壟。」復謂富曰：「我平生所知離而複合者甚眾，雖言愛勤勤，不過取其財帛，未嘗以身許之也。我髮委地，寶之若玉，他人無敢窺覘，於子無所惜。」乃自解髮剪一縷以遺富。富感悅深至，去，又羈思不得會，並為恨，因而憂枕。幼玉日夜懷思，遣人侍病。既愈，富為長歌贈之，云：

紫府樓閣高相倚，金碧戶牖紅暉起。

其間宴息皆仙子，絕世妖姿妙難比。

偶然思念起塵心，幾年謫向衡陽市。

嬌燒飛下九天來，長在娼家偶然耳。

天姿材色擬絕倫，壓倒花衢眾羅綺。

紺髮濃堆巫峽雲，翠眸橫剪秋江水。

素水纖長細細圓，春筍脫向青煙裡。

緩步蓮花窄窄弓，鳳頭翹起紅裙底。

有時笑倚小欄杆，桃花無顏亂紅委。

王孫送日以勞魂，東鄰一見還羞死。

自此城中豪富兒，呼童控馬相追隨。

千金買得歌一曲，暮雨朝雲鎮相續。

皇都年少是柳君，體段風流萬事足。

幼玉一見苦留心，慙慙厚遣行人囑。

青羽飛來洞戶前，惟郎苦恨多拘束。

偷身不使父母知，江亭暗共才郎宿。

猶恐恩情未甚堅，解開鬢髻對郎前。

一縷雲隨金剪斷，兩心濃密更如綿。

自古美事多磨隔，別時兩意空懸懸。

清宵長歎明月下，花時灑淚東風前。

怨入朱弦危更斷，淚如珠顆自相連。

危樓獨倚無人會，新書寫恨托傳難。

奈何幼玉家有母，知此端倪蓄嗔怒。

千金器醉屬傭人，密約幽歡鎮相誤。

將刃欲加連理枝，引弓欲彈鸚鵡羽。

仙山只在海中心，風逆波緊無船渡。

桃源去路隔煙霞，咫尺塵埃無覓處。

郎心玉意共慙慙，同指松藥情愈固。

願郎誓死莫改移，人事有時自相遇。

他日得郎歸來時，攜手同上煙霞路。

富因久游，親促其歸。幼玉潛往別，共飲野店中。玉曰：「子有清才，我有麗豔，才色相得，誓不相舍。我之心，子之意，卜諸神明，結之松筠，久矣，子必異日有瀟湘之游，我亦待君之來。」於是，二人共盟焚香，致其灰於酒中，共飲之。是夕，同宿江上。翌日，富作詞別幼玉，名《醉高樓》，詞曰：

人間最苦，最苦是分離。伊愛我，我憐伊。青草岸頭人獨立，畫船歸去櫓聲遲。楚天低。回望處，兩依依。

後會也知俱有願，未知何日是佳期。心下事，亂如絲。好天良夜還虛過，辜負我，兩心知。願伊家哀陽在，一雙飛。

富唱其曲以佐酒，音調辭意，非惋不能終曲。乃罷酒，相與大慟。富乃登舟。

富至都下，以親年老，家又多故，不得如約，但對鏡灑涕。會有客自衡陽來，出幼玉書，但言幼玉多臥病。富遂開其書快讀。書

尾有二句云：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」富大傷感。

一日，殘陽沉西，疏簾不捲。富獨立庭篩，見有半面出於屏間。富視之，乃幼玉也。玉曰：「吾以思君得疾，今已化去。欲得一見，故有是行。我以平生無惡，不犯幽獄。後日當生袁州西門張遂家，復為女子。彼家賣餅。君子不忘昔日之舊，因有事相過，幸見我焉。我雖不省前世事，然君之情當如是。我有遺物在侍兒處，君求之以為驗。千萬珍重。」忽不見。富驚愕，但終歎惋。

異日，有過客自衡陽來，言幼玉已死。聞未死前，囑其侍兒曰：「我不得見郎，死亦不安，郎平日愛我手、髮、眉、眼，他皆不可寄附，我今剪頭髮一縷，手指甲數個，郎來訪我時，子可與之。」後數日，幼玉果死也。

長安李姝

李姝者，長安女娼也。家甚貧，年未笄。母以舊於宗室四王宮，為同州節度之妾，才得錢十萬。王寵嬖專房，漸長益美，善歌舞，能敬事王意。

一日，憚旨命車載之咸里龍舟刺史張侯別第。張頃於宴席，見其人心動不能忍，私願得之，雖竭死無憚。既而獲焉。以為籠中物，喜駭交拘，罄所蓄伎樂，張筵五六日不息。姝事之曲有禮節，大率如在王宮時。然每至調謔誘呼，輒莊色斂在。餌以奇玩珍異，卻而弗顧。

張固狂淫者，必欲力制之。乘其理髮簷下，直前擁致之，姝大呼嚙泣，走取其佩刀將自剄。婢媵奪救得止。由是浸不合張意。張恥且怒，被酒挺刃突入室逼之。姝殊自若，謂之曰：「婦人以容德事人，職主中饋。姝不幸幼出賤流，鬻身官邸，委質妾御，不獲托久，要於良家，罪實滋大。辛蒙同州憐愛，許侍中屢。同州性嚴忌，雖親子弟猶不得見姝之面。偶因微譴，暫托於君侯之側，所以相待愈於愛子矣。不圖君侯乃欲持貨利見蠱，而又憑酒仗劍，威脅以死，欺天罔人，暴如此，誠烈誼丈夫所不忍聞。姝寧以頸血污君侯刀，願速斬姝頭送同州，正死不憾！」遂膝行而前，拱手就刀。張羞愧流汗，拽之使起，曰：「我安敢如是！而今而後，何施面目復見同州哉！」自是不復與戲言。姝竟縊死。他日，張晝寢，見披髮而立，曰：「為姝報同州，已辯於地下矣！」張大懼，悒悶不食，數日而卒。

鐵氏二女

鐵氏，色目人。父鉉為山東布政使。靖難師攻城，百計終不能下。文皇入正大統，擒鉉至，殺之。其家屬發教坊司為樂婦。二女人司數月，終不受辱。有鉉同官至，二女各獻以詩。長女詩曰：

教坊脂粉洗鉛華，一片寒心對落花。
舊曲聽來猶有恨，故園歸去已無家。
雲鬢半挽臨妝鏡，兩淚空流濕繹紗。
今日相逢白司馬，尊前重與訴琵琶。

次女詩曰：

骨肉相殘產業荒，一身何忍去歸娼？
淚垂玉箸辭官舍，步磁金蓮入教坊。
攬鏡自憐傾國色，向人羞學倚門妝。
春來雨露寬如海，嫁得劉郎勝阮郎。

同官以詩上達文皇，曰：「欲終不屈乎。」乃赦出之。皆適士人，以終老焉。

蜀容妓

翁客自蜀挾一奴（妓）歸，蓄之別室，率數日一往。偶以病少跡，妓疑之。翁作詞自解，妓即韻答以《踏莎行》，云：說盟說誓，說情說意。動便春愁滿紙。多應念得脫空經，是哪個先生教底。不茶不飯，不言不語。一味供他憔悴。相思已是不曾閒，又那得工夫咒你！

靈犀小傳

朱小姬，名葵，字心陽。其先姑蘇人。母夢人以犀釵投其懷，感而孕，乃小字犀也。生四歲，父客宛洛間，不返，母又善病。值歲饑展轉，乃徙之就李，就李富人王姓者，與其母故中表，稍周貸之。已而，富只又以貲入京。貧益甚。母利人金，賣為俞家姬，故又名俞葵。時姬年十二，玉膚雪理，風骨媚人。喜閉戶焚香，鼓琴為哀鳳之音，人莫不淒絕者。久之，乃入武林。閩鄭翰卿方僑居西湖，夏日偕友人陳伯孺坐長堤綠陰中，見小艇載紅妝者，知為葵，招與語，悅之。葵亦慕鄭名士，遂與俱歸。陳伯孺贈葵詩云：

相逢剛道不魂銷，抱得雲和曲未調。
蓮子有心張靜婉，柳枝無力董妖嬈。
春風綺閣流蘇帳，夜月高樓碧玉簫。
莫憶西陵松柏下，斷腸只合在今宵。

居月餘，葵繾綣不捨，鄭乃出犀簪為贈。葵見之曰：「此吾母夢征也，或者其天乎？」鄭乃出重資聘之。葵既嫁，遂屏去豔飾，親作勞工女紅。與鄭居吳山之麓。

且半載，值月妓周麗卿者以他事被逮。周恐，匿不出。翰卿與杭守令皆雅交，乃以二絕為之從吏卒得脫。詩云：

不掃蛾眉黯自傷，誰憐多病老徐娘？
腰肢剩有梅花瘦，刺史看時也斷腸。
妾家朱樓垂柳邊，閒人湖上逗春煙。
使君打鴨渾閒事，一夜鴛鴦飛上天。

及翰卿攜家人苕溪，俞之假父素無賴，窺鄭逆旅，乃募惡少數十人，邀諸途，奪姬歸。閉之幽室中。葵斷髮去白，舌穿青丸。

不受辱。」人卒不敢犯之。

翰卿鳴之當道，檄下二令君雜治之。今日：「曩君為他人居間，乃有『打鴨驚鴛鴦』語，不意遂成奇讖。」因捕治諸惡少，之法，而斷蔡歸鄭。送斷詞云：

俞氏，良婦也。麗籍期年，願得好 而偕老。鄭卿，才士也。傾貲三斛，將攜淑女以於歸。何期梟獍之無良，幾致鳳鸞之失偶。相如滌器臨邛，令甚恥之，襄王行雲巫峽，夢不虛也。凌宵琰氣，幸逢合浦之珠；向日葵心，堪並章台之柳，鴛鴦諧波面之好，行看比翼，鬼蜮潛水中之影，敢復含沙！任將一片雲帆攜作八閩春色。蘇長公原自風流，只借數言為三尺；韓夫子豈長貧賤，用聯雙璧以百年。

今且十年所，朱氏生三女皆韶秀。徐曲公寄之詩云：

秋葉何須倩作媒，畫堂紅拂肯憐才。

滎陽公子遺鞭過，湘浦佳人解佩來。

繡戶星稠 合盞，玉闈春早鏡安台。

只緣十斛明珠換，掌上於今有蚌胎。

寥庵高大史曰：「朱小姬義不辱，卒歸鄭生，身名俱完。即烈丈夫奚讓焉！令君翩翩有裴哉，其文之辭也。」

義娼傳

楊玉，山松之商人也，性愛小妓。其丹帕積至數十以為帳，號「百喜帳」。

南京有女妓曰張小三者，稚齒雅容，不肯就門戶，曰：「能妻我者，當與之諧。」楊以稅事入京，聞而懇求之，捐數十金，乃成婚。逾月，欲隨之還家，曰：「奴固誓之矣。今不歸君為妾，復何歸乎？」楊妻妒，不敢許，約以半載為期。及去，妓守志不渝，父母無如之何。數寄聲楊所。楊感其誠，歲四五至，至必留旬月。所贈遺以千萬計，往來如家焉。久之，貲日削，既二十年，田產為一空。男女未婚，薪水且不給，而日受妻子怨言，快快悔歎，兩目皆為失明。

妓怪其久不來，使使諗焉，盲矣。乃扁舟下江，直造楊氏之廬，登堂拜主母。奉楊首大慟曰：「主君貧困，職我之由，奴當為君婚嫁，君幸無苦，悉出前所贈珠機器具，以為資業。嫁其二女。又出儀物筵設之費，為二子納室。親侍湯藥者一年，楊鬱鬱心恚以死，妓又脫簪珥殯之，守其柩不去。妻亦哀憫其志，語之曰：「姊院中衣食自豐，何為困此與我同辛苦？」妓謝曰：「奴非碌碌市門女也，少有不涯之誓。與主君交往廿載，名雖風塵，身固不異楊氏之少房也。且主君為我而死，忍背盟山復淪入苦海為？願從主母側，執庖扈之勞，歿且不悔！」聞者莫不歎異之。既免喪，其父母強之不歸，訟諸禮曹，移牒逮之甚急。妓不得已，乃泣別其靈而去。後卒不面一男子，老終於舊院云。

[返回 >> 豔異編續集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